

预制语块对同声传译的缓解效应研究^{*}

李 洋 王 楠

摘要: 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揭示了自然语言中大量预制语块整体存储在记忆中,使用时直接提取而无需语法分析和生成。由此,预制语块为同声传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本文分析了译员如何运用预制语块,并在同传过程中运用语块实现3种缓解效应以减轻脑力资源消耗压力。文章也提出在同传训练和实践中教师应帮助译员增加预制语块输入和产出,培养长效的预制语块意识。

关键词: 预制语块; 缓解效应; 译文产出流利度; 同传质量

Abstract: Further studies of corpus linguistics reveal that in natural languages a large number of prefabricated chunks (PCs) stored in memory as integration can be withdrawn directly without grammatical analysis and generation. Therefore, the new perspective of PC promotes studies 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SI).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interpreters string different PCs together in SI, and how PCs achieve three alleviating effects on reducing processing capacity consumed by different efforts in SI. It also suggests that teachers should help interpreters increase input and output of PCs and pay enduring attention to PCs in SI training and practice.

Key words: prefabricated chunk; alleviating effect; fluency of interpreting; quality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4-5112(2012)01-0061-07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一些语言学家经过数据统计分析发现,英语的句子不仅仅是可描述的、有规则的、可生成的单词和短语组合单位,也是不能语法规则解释的、退化的、独立的语言单位。杨玉晨(1999)发现英语话语中90%的语言交际是由那些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半固定“预制语块”(prefabricated chunk)来实现的,这些“预制语块”构成了英语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国外许多语言学家(如Lewis 1994)认为,词汇和语言结构是一个从完全自由到完全固定词汇组合的延续体,在词汇和句法之间还存在许多同时兼有词汇和句法特征的半固定结构,它们之前从未得到语言教学界的足够重视,但却是语言交际的主要成分。Wray(2002: 9)认为,预制语块是一串预制的连贯或者不连贯的词或其他意义单位,它整体存储在记忆中,使用时直接提取而无需语法生成和分析。

同声传译研究的发展揭示预制语块整体提取的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同声传译译员的认知负荷压力。Peters(1983)认为语块是具有可分析空间的公式化框架(formulaic frames with analyzed slots)。预制语块结构与固定成语不同,可以用句法规则来分析,但由于使用的频繁性或有效性,预制语块又常常被当做一个词或一个单位来记忆或使用。因此,预制语块的整体提取在同声传译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

^{*} 本文为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与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签订的“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英汉口译课程研究与开发》结题论文之一。

2. 预制语块理论

随着预制语块理论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语言学家试图基于学习者感知、存储、记忆、运用语言的过程来描述和研究语言实际使用情况。根据 Altenberg(1998)的统计,成年本族语者使用的语言中有 80% 是公式性的,说明他们实际掌握了成千上万的预制语块。如果能从语言材料和交际中收集预制语块,并分析解构再次应用于交际的语言单位及语言规则,便能创造新句使语言交际形式更加丰富,交际过程更加顺畅。Cowie(1998)认为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把预制语块存储在头脑里。因此,在同声传译中译员也可以对预制语块进行整体提取、选择和组合。当不同的预制语块组合串联在一起时,译员不仅产出了意义连贯的译文语篇,而且丰富了语篇结构和表达方式。

Nattinger 和 DeCarrio(2000)认为人们使用语言的流利程度不是取决于学习者大脑存储了多少生成语法的规则,而取决于存储了多少预制语块。预制语块是形式与功能的合成体(form and function composites),具有语境下的语义功能和语用外延,是语言交际的主要成分。这为研究同传过程和提高同传质量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Nattinger 和 DeCarrio(2000)根据语块在语篇中的衔接功能将其划分为 4 类:

(1) 聚合词(polywords):指功能像单个词项的语块,如 all in all, so far so good 等;

(2) 惯用话语(institutionalized expressions):通常指作为独立话语、作用相当于句子的语块,绝大多数是规范的、不可改变形式的谚语、格言和社交公式话语,如“A watched pot never boils.(心急水不开。)",“Nice to meet you.”等;

(3) 短语限制结构(phrasal constraints):指有某些固定结构形式的框架式语块,这类语块允许词或词组范畴的变化,人们可根据需要替换相应的词,如“__ ago”,“in __ (in short, in summary)”等;

(4) 句子构造成分(sentence builders):指提供句子框架的语块,如“that reminds me of ...”,“the __er ..., the __er ...”等。

从上面分类可以总结出预制语块的一个显著特点:预制语块是语言的半成品,可以作为存储和产出的理想单位。因此,预制语块可以降低译员在同传过程中的大脑负荷压力,对译文的产出发挥积极的作用。

3. 预制语块在同声传译中的缓解效应

3.1 Gile 的认知负荷模式

Gile(1995)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提出了口译的“认知负荷模式”,展示了同声传译的程式化图谱。这一模式不仅清晰地揭示了同传的本质,而且也为同传质量提高提供了理论基础。Gile 将同声传译分为几个简单且相互关联的步骤,区分了同传的 4 种认知负荷:听力与分析、短期记忆、言语产出和协调,其主要目的是解释同传的内在思维过程,体现同传作为一种高脑力要求语言活动的认知背景。这一模式具体为:SI=L+M+P+C,即同声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听力与分析(Listening and Analysis)+记忆(Short-term Memory Effort)+言语产出(Speech Production)+协调(Coordination)。

在同声传译的认知负荷模式中,译员所能承受的认知负荷总量是一定的、有限的。各个认知负荷之间相互竞争有限的脑力资源,这使得译员在同传中产出译语的难度远远大于直接表

达目的语的难度。此外,在同传中译员还要承担时间压力、现场气氛压力、话语不确定性压力等。在大多数情况下,译员是在接近满负荷状态(tightrope hypothesis)下工作的,他们脑力总量消耗的任何增加或者对认知源的任何不当处理都可能造成超负荷或者某一项认知负荷短缺,导致同传中的错译、漏译(谢葆辉,蔡芳 2006: 30-37)。因此,兼有语法和词汇特征、高度惯例化搭配的预制语块可以作为整体被译员从长期记忆中提取使用,从而在同传中对各个认知负荷起到3种不同的缓解效应。以下具体论述预制语块的这3种缓解效应。

3.2 预制语块的预测缓解效应

根据Anderson的认知心理学理论,在同传中译员对话语接收与分析具有瞬时释义(immediate interpretation)特征,即译员对话语的存储解码和重新编码过程在听到第一个单词后就已经开始,因此译员有必要建立一种思维预测机制。赛莱斯科维奇(孙慧双 1984)在《口笔译概论》中更是详细论述了预测在听力与理解中的地位。她强调译员能对原语信息进行语义预测,即在某一字词尚未出现时便预测出该词的词义。由于预制语块是位于单词和固定短语之间的半固定短语单位(phrasal unit),所以掌握一定的预制语块对于预测将要听到的信息和内容是可行的。汉语中也有类似的短语限制结构,其词汇短语是固定框架,内部允许词或词组的变动,因此在同传中可以稳妥地对其进行预测,再根据需要填入目的语的词或词组,例如:

(1) 我谨代表……对(来宾、在座各位……)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预祝本次大会圆满成功。

在我国很多会议的开幕致辞中都会出现例(1)中可预测的固定语块。根据此类中文语块限制结构,译员可以进行内容和结构上的预测,先直接提取“欢迎”、“预祝”等目的语预制语块,搭建出译语句子结构“On behalf of ..., I extend my warmest welcome to ... and wish ... a complete success.”通过译前准备,译员可以预测“代表”和“对”的内容,再将其填入相应的位置,从而在时间上缓解了在原语输入的同时输出译文的压力。

预制语块不仅缓解了听力与分析负荷,还降低了言语产出负荷。所以,译员以语块为单位进行译文语篇编码,不仅能够减少目的语编码的脑力资源消耗,而且能够节约编码时间,产出更加流畅的译文。

对于母语为汉语的译员而言,英语的听力与分析所产生的负荷远大于汉语,而4种类型预制语块中的惯用话语能够发挥更大的预测缓解效应,大大减少各种负荷对于脑力有限的处理压力能力的竞争。译员掌握大量惯用话语语块有助于他们在同传时间压力大、听力与分析负荷重的情况下,顺利、准确地预测出原语信息,并进行目的语编码。例如,“as wise as Solomon”可以译成“智如诸葛”,“Talk of the devil and he is sure to appear.”可以译成“说曹操,曹操到”。由此可见,汉英文化差异导致语言表达形式不同,而译员在某些场合中假如没有准确使用英语、汉语的表达形式,不仅会导致语用语言失误,而且会增加听力与分析的负荷。所以,预制语块在同传中不仅能够发挥预测缓解效应,也能够避免同传中的语用失误,提高同传的质量。

3.3 预制语块的存储缓解效应

预制语块大都是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生成并可长期存储在译员大脑中的语言单位。所以,在同传时译员可以不需要有意识地注意语法结构,就能在记忆中存储原语信息。Lewis(1994)认为,“语言不是由传统语法和词汇构成的,而常常是由预制的多词语块构成的。”在同传过程中要做到原语输入、译语输出完全同步是不可能的,译员必须在存储原语信息的基础上掌握好同传的切入点和时间选择。这就会消耗译员更多的大脑记忆资源。然而,预制语块的预先构建性使译员无需花费很多认知负荷就能获得较多的知觉信息。由此,接触语言发生器

(logogen) (Morton 1969) 刺激的阈限就会降低,从而缓解记忆存储的压力,减少记忆存储所消耗的脑力资源,也就能够有效避免因满负荷工作状态所导致的错、漏译,例如:

(2) It is important to see our shared interest in maintaining regional peace.

译员只需将“It is important to ...”这个语块结构信息存储在记忆中,等听完后面的信息时再将刚刚存储的语块信息进行整体提取,即“……是重要的。”

对于“It is + adj. (for sb.) to do / that ...”这类句子构成分语块,译员只需将形容词(和逻辑主语)存储在短时记忆中,不需经过语法分析就能进入原语解码和目的语编码过程,大大减少了对脑力资源的占用。

与句子构成分语块不同,聚合词语块是固定的多词组合,因此在同传中译员可以直接提取并翻译短时记忆存储的聚合词语块。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原语存储的压力,而且还能提高目的语产出的自动化程度,增加原语信息存储的时间,从而保证同传过程的流利度,例如:

(3) As a free trader, our support for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is unconditional. And it goes back a long way.

对于语块“it goes back a long way”,译员无需存储其中每个单词或词组,可直接通过听力与分析将其整体译为“这是历史悠久的”。

类似的预制语块还有“on the level(诚实的)”、“in a manner(在一定程度上)”、“so to speak(可以说)”等。这类语块以整体形式存储节省了译员的脑力资源,确保了同传认知负荷模式中各种认知负荷所需的脑力资源。

3.4 预制语块的产出缓解效应

众所周知,用大的建筑材料盖房子比一砖一瓦堆砌更快且更容易,预制语块在同传中正是起着类似前者的作用。它的意义通常存在于一定的语境中,其结构也受语法结构和语义搭配的双重限制,因而在同传时无需按照语法规则生成和分析。掌握和应用预制语块对同传译文产出的速度和质量至关重要。例如,短语限制结构是由某些固定词语构成的言语框架,形成一个可填充的结构槽,具有较强的生成性。由于限制性结构短语可替换或填入相应的词或词组形成另一个意义不同的短语,因此它具有音控、义控的表达特点,能够有效缓解同传中译文产出滞后原语输入的瓶颈。比如,语块“__ to the teeth”可生成“armed to the teeth(武装到牙齿)”、“dressed to the teeth(穿戴整齐)”等。

在同传中,经过译员脑部认知处理的内容被转换为具体的语言表达形式后产出,其中包括自由组合的短语和较为固定的预制语块。如果译员存储的预制语块有限,便需要根据语法规则临时组织大量短语,势必降低译文产出速度,不仅可能造成原语重要信息丢失,而且可能使译文表达不流畅、不准确。如果译员存储了大量预制语块,就可减少语法分析对脑力资源的消耗,避免大脑语言信息加工机制不必要的在线分析,大大降低听力与分析、言语产出的负荷,例如:

(4)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man and a beast? Sometimes it is hard to tell, but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that sets man apart from all other creatures, is language.

译文:区别人与动物的方法是什么?有时很难说,但最重要的特征是语言。

在该例中,“the difference between ... and ...”和“sets ... apart from”这两个语块在同传中可以直接提取,都有“区别、区分”的意思。当听到“sets ... apart from”时,译员根据“经济原

则”可以略去不译。这样不仅节省了脑力资源,而且降低了听众接受信息的压力,又如:

(5) I am deeply honored to be addressing on thi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chemical Technology.

译文:我很荣幸在此发言。

该例出自一次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由于与会者都知道这次大会的主题,所以当听到句子构成分语块“sb. be deeply honored to be addressing on”时,译员直接将其同传为“很荣幸在此发言”。这使译员获取了更多口译时间,缓解了对复杂会议名称解码和编码的压力,大大提高了译文产出的流利度和减少了译文产出的错误率。

一名称职的译员无论面对哪一种话语语类,都能掌握某种“格式化”的独特的语言“套子”;它们主要表现为反复使用的、雷同化程度很高的短语和语段结构(鲍刚 1998:56)。因此,译员直接调用预制语块搭建句子结构,避免在线分析,将大大减少原语解码和目的语编码的时间。这也符合人脑处理自然语言的规律和语言使用的“经济原则”,不仅能够保证同传译文的质量,而且能够增强听众对译员的信任度。

4. 预制语块对同传教学的启示

4.1 夯实预制语块输入基础

Widdowson(1989)曾指出在英语教学法中结构法以语言分析为中心,只反映了交际能力的一方面,代价是牺牲了语言运用;交际法以运用为中心,却相对忽视了语言分析。预制语块是语法、语义和语境的结合体,可以把语言知识和应用有机结合起来。在同传训练中教师可在译前给出相关预制语块,强调运用它们进行同传的重要性。例如,在对含有数字的语篇进行同传练习时,教师可以给出以下表示数量变化的预制语块以降低译文产出的负荷:

1) 表示数量总计

amount to 总计 reach a peak/a high point at 达到最大值/最多为 account for 占(比例)

2) 表示数量趋势

Compared with ... , it represents ___ (increase/decrease) of ... 与……相比,数据表明了……(增加/减少)

It witnessed a ___ (sharp/sudden/dramatic/gradual) ___ (increase/decrease) in ... , from ... to ... 从……到……;……经历了(明显的/突然的/急剧的/逐渐的)(增加/减少)

increase/rise/plummet/decrease/fall by 5% 增加/增长/快速减少/减少/降低5%

The number of ... remained steady/stable/the same ……的数量保持平稳/稳定/不变

3) 表示倍数比较

A 是 B 的 N 倍: A is N times as ... as B / ...er than B; A is N times the size/amount/length of B

A 减少到 B 的 N 倍: A is N times as small/light/slow as B; A is N times smaller/lighter/slower than B

B 减少到 1/N 或减少 (N-1) / N: B decreases/reduces/shortens/goes down by N times; B decreases by a factor of N

同传练习之后,教师给出译文并要求译员借助自我监控或小组监控的自主学习手段,强调以预制语块为导向的语言分析,通过监听同传录音考查预制语块使用是否正确。这不仅能强

化预制语块的输入,而且能使译员巩固对预制语块的掌握并将其存储在长期记忆中。

4.2 增加预制语块产出机会

在同传训练中教师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活动增加预制语块的输入,同时进行必要的预制语块输出,使其能被译员内化成活跃的语言结构。具体来讲,教师可以开展“小组监控式”同传教学活动(见图 1)。首先,教师将原语的预制语块和关键词给“译员 1”,让其根据不同的语境产出语篇。这强化了原语预制语块的输入。然后,让“译员 2”对“译员 1”产出的语篇进行同声传译。这不仅强化了原语预制语块的输入,而且增加了目的语预制语块在同传中的输出。在“译员 2”同传的过程中,教师要求其他译员(2 至 3 人)监听“译员 2”的译文,分别监控并记录其同传译文中使用的目的语预制语块和句法是否准确,并监控其同传质量,包括语音、语调、不必要的填充词、麦克风仪态等。同传结束后,每组译员之间再进行监控结果反馈与讨论,同时教师将提供给“译员 1”的预制语块和关键词展示出来供译员们参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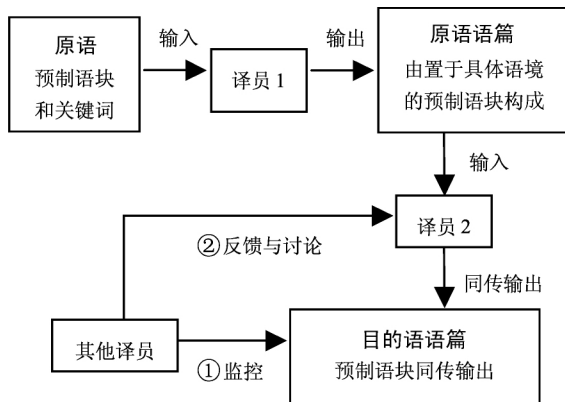


图 1 预制语块“小组监控式”同传练习模式

例如,教师给出下列预制语块和关键词开展“小组监控式”同传教学活动。

预制语块: established on ... (June 1 , 1981) , committed to ... (helping the world ...) , ... is regarded as one of ... , an important source of ... , It is often called ...

关键词: *China Daily* , integ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 the country's most authoritative English media , Voice of China

通过这样的教学活动,整体输入的预制语块在反复运用后被译员内化成“自然语言”。同传译文中语块的数量越多,译文越流畅、准确,越容易被理解。相反,译文主要由单个词汇组合生成,对于含有完整语义的目的语语块掌握不足,译文往往生硬、不规范、难以理解,大大降低同传的质量。

4.3 培养长效的预制语块意识

由于预制语块的整体存取优势降低了脑力总量消耗,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各种认知负荷,所以激发了译员学习预制语块的积极性,增强了其同传实践的自信心,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教师首先要帮助译员树立预制语块意识,建立以预制语块为词汇输入基础的同传模式。其次,教师应教给译员辨别预制语块的能力,尤其要使他们注意语块的形式和意义,区别语块结构中的固定成分和可变成分,创造性地使用语块中的可变成成分生成新的句子。最后,教师在讲解同传译文技巧时,应突出预制语块是词汇输入理想单位的特点,同时提供丰富生动、贴近生

活、易学易懂的预制语块练习。这不仅能帮助译员输入和内化语块,加深对语块的理解和记忆,而且还能增强译员的语用能力,提高译文输出的流利度和地道性。

5. 结语

预制语块是语言本身的特征,是人类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是构成语言的基础,也是自然语言处理的规律。所以,同传译员应以预制语块为基础,在听辨原语信息的同时,借助已有词汇和主题知识迅速完成对原语信息的预测、理解、记忆、转换和目的语信息的计划、组织、表达、监听与修正,同步输出目的语译文。Nattinger 和 DeCarrico(2000)认为,“一种语言的正确使用就是对预制语块进行选择,然后将这些语块串联起来的过程”。从这个视角出发,结合同声传译的特点,我们应该在同传训练和实践中确立预制语块的重要地位,实现其缓解译员脑力消耗压力的效应。

总之,译员应培养自己对原语和目的语预制语块的敏感性,了解其语言和语篇特点,不断扩大自己的预制语块总量。译员在接收大量预制语块输入后,会有一个强化理解和内化产出语块的过程,教师和译员都应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和训练活动,尽可能地减少译员从理解原语到产出目的语译文所消耗的脑力资源总量。教师应通过不同形式的操练,帮助译员实现预制语块习得与同传技能学习的结合,最终提高其同声传译的能力和质量。

参 考 书 目

- [1] Anderson J R.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M].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95.
- [2] Altenberg B. On the phraseology of spoken English: The evidence of recurrent word combinations [A]. In Cowie A P (ed.). *Phraseology: 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3] Cowie A P (ed.). *Phraseology: 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4] Gile D.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 [5] Lewis M A. *Lexical Approach*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6] Morton J. Interaction of information in word recognition [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69, 76(2): 165-178.
- [7] Nattinger J & DeCarrico J. *Lexical Phras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8] Peters A. *The Unit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9] Widdowson H G. Knowledge of language and ability for use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9, 10(2): 128-137.
- [10] Wray A. *Formulaic Language and the Lexicon*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1] 鲍刚. 口译理论概述 [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8.
- [12] 孙慧双. 达妮卡·赛莱斯科维奇简介 [J]. 外语学刊, 1984 (4): 81-82.
- [13] 谢葆辉, 蔡芳. 口译理论与实践 [M].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06.
- [14] 杨玉晨. 英语词汇的“板块”性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J]. 外语界, 1999 (3): 24-27.

作者单位: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辽宁 沈阳 110005